



續藏書卷十六目錄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紱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子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大附徐廷璋 馬文升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經濟名臣

卷十六目錄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續藏書卷十六目錄終

卷十六目錄

二

續藏書卷之十六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一

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還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叅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叅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游積，人不能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督軍興，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饑，勅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糴，公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

經濟名臣

卷十六

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 孝陵掌太常
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為平越諸生
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為人
廉直遇事颺發即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
公正色抗言不為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
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
譚千戶酒食往來即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
場歸民歷四川叅議叅政右布政使叅政時過崇慶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即有寃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

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云公

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公旦起率

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獐惡

詰之無祠牒即塗醋聖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公曰

是盜也即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姦狀蓋寺西有巨

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眾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

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

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

...

公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時奏。閉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爲巡撫。健兒雖凍餓。死不問。延綏人忠林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效力。爲黃都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威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躡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

福陵

景帝

公名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歿我軍遽退公卽陣斬指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五

揮以狗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酋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狸者被我擒公叱令斫頭來虎狸伏地乞宥自效公卽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鉤束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爲虎狸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筭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

欵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歿矣鈞陽服公勇

毅徇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
達鷙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洵洵使其得志天
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
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
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
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
鬻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公出總督
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
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

因上便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

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

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

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干天

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糴天威克平連

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竇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

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

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

作無藉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

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鬚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

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憐于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鬚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算。今報止一百二十餘。

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盍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旣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謫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八

謹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 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慮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樵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卽調劉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訶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 上明聖大怒罷直瑛戍邊而直見 上獨

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而言
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上復令直照舊領厥
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
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構公公廷辯落
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
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
何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耻與往來已
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
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九

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
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個
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上
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
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
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
俱謚襄毅也

平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牧二

良馬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
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饑憊且
行且仆倚石歇歛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
乃肉乾公噉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
騎出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
御史張公昊按宣府開關納之旣見仆地移時乃甦
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
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掖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
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

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
保使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帝乃命中貴至部查
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公令都吏檢
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
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
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
牘卽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登
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而

公與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
於萬死非諸公勳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
河邊骨邪又曰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之坐
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
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殄而與套虜連
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費餉搖人心何益邪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鹹，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一

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

塼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
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
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
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
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
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
接以爲邊牆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
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
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三

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
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
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
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
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
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
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
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
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

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
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
宣府兩鎮邊牆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
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也
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
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
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筆灰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廼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五

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卽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䟽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侍雍少安息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廼獨心敬進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亭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

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
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
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
不效虜復寇掠內地制 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辭

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為一
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 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

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
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 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

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忠雍因事間于大學士李賢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六

左遷浙江 以雍為叅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

不曲 詩自娛 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

長將軍發湖湘闔廣土漢兵討之

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

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

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

或請分軍 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

制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為正分為奇

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

其本週分兵以趨未分兵勢弱趨未難盡我全師至

策兵事如指掌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

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

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

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

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

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

為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

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

經濟名臣

卷十六

散手足剗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

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

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雍功制詔即軍中拜雍左

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

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

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

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

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

捕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

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徧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夾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彈壓請得文武大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八

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爲遣使卽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摘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

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

然哉

然哉... 王守仁... 藤峽...

... 藤峽...

... 藤峽...

卷名臣

卷十六

十九



... 藤峽...

... 藤峽...

... 藤峽...

... 藤峽...

征蠻功

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歿之。上旌歿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二十

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葺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管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

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武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旨共之士爭願爲先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卽叩首乞爲良民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十一

得無灰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躡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茂陵

裕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吏科景帝卽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

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鏜小失利卽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彌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廷議奉迎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

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脩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叅政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

兵部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晁發霖奸賊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寇深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鷺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

黎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踦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空洞圍守月餘賊灰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十五

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

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賞殺一人曰
刑賞 天子大柄顧闔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
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五

自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天子大柄顧闔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

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虜復讐一日三䟽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當景

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勅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䟽進沒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暖鋪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贍歿扶傷織悉備具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

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
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
堠輒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不喜公以
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嶺南
者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
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
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
六年賑畿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
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

此等事要量彼已夏桂洲之禍坐不自量也

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

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九年

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

脩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慎舉

諫官如公及姚夔林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嘗

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

德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泰陵

裕陵
康陵

茂陵

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翺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擣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

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

經濟名臣

卷十八

三九

五花營八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訶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釋之將吏旣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赤哈移文許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官爲究管指揮管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筓散赤哈恨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

衛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詭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

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厨傳盛供張見卽叩頭便辟左右僉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

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

晚亦耕汪身

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勘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謫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領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五

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勘處卒無他也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

代文升忽有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

務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

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

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褻語

何爲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上皆爲嘉

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

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

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於貴
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三十
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
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
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
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
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餽
備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
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
乃請而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
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
討之文升不許第令謄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
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
勅撫臣發廩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請馬政弊
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特加太
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盡工張玘等
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先朝弊孔

賴上初室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
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
文升復諍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
散官上皆爲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
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
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歿王母當國爲土魯
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
歿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
巴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
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
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聞廣而薦都御史許
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
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
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
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
赤斤衛兵所徼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
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

皇清寧宮災 大皇太后 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當時大軍能帶心謀國不物物職中也

上命文升與工部丞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械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災不勝採伐三敝有儲木尚可材大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 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虜雖訖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卽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十五

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 上召文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覲吏舉集卿其用心採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福也 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給事中吳璘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 上崩 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正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
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
課文升言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
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
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
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
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恚誣文升抗旨
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
左侍郎焦芳日夜覬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
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
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
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
旣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人主
尚優禮賜勅予寶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
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
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
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鏡亂河南行剽至
鈞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
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
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經濟名臣

卷十六

美

少保秦襄毅公

事

景帝 泰陵

裕陵 康陵

茂陵

公名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南京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為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不少貸王許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七

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

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汪直至

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

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

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

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鷓鴣嶺走匿泗城遂克

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

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賊鉅萬褫其爵景

得內降減賊因據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

論救。上報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都御史，公代紱。南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塞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

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託楊瑾因誣公子，咄有資萬計。逆瑾喜，卽籍公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事

景帝
茂陵

裕陵

公名廷贊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毋憂去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徃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

經濟名臣

卷十六

三十九

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

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大甚者顧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三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

經濟名臣

卷十六

早

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叅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叅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入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鮑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英廟復辟寬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己卯

經濟名臣

卷十六

聖

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廟踐阼公言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木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脩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

傷卽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
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
行之公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
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
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
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
首趙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
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
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

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
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
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
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
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
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
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
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
日月薄蝕不無先後畧刻之殊分多寡之異則以

上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改元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脩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

經濟名臣

卷十六

聖

松潘軍務兼巡撫特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饉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

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

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
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
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
敵具薦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避之辛亥晉南
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

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
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
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
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道勁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

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
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
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
上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瀟翰必軌其方
下以爲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枕肱集

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温州府廉靖平怒召入刑部為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為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粥其葬地衆謂此吉壞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公盡鑄暴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十五

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閔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灰溝旁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酋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告急勅公巡邊遣謀覘虜營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惧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寧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為使張都御史輒為揮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誣愛反交通唐王

朝廷疑愛遣公即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
欲公囚愛衆籍籍為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
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華友宣撫削官銷印
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
內臣守備蘆洲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為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
鄒御史者凶橫欲躡得大理丞公薦曲阜魏紳郎中
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公得金錢與
行賂輒上下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十六

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滂白竟不
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
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謚法得謚文肅公守
官清慎律已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
志

聖君與臣業自謫辭他意其到前陳時尚書銀香
毛母秋惡罪糾正曰愛無反欺華友宣撫削官削印
將公囚愛衆籍籍為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
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華友宣撫削官銷印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御史巡河南
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
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
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
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
誰公任寔章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
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
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汝言潼關
經濟名臣

卷十六

四十七

人代于少保為尚書不數月奸贓萬計誅石亨公及
門達籍亨家公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人鹽
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
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
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盜寇起守兵失利勅公勦捕
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畧御史
戴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
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益縛
儀真指揮羣卒大閔公盡籍其益劾中官又條劾戶

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即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闕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為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矯令募亡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即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

續藏書卷十七目錄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經濟名臣

卷十七目錄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弟 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弟 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華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

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

學士者王孫又月兵考順天等武安家子弟不獲幸生

續藏書卷十七目錄終

經濟名臣

卷十七目錄

二



附 弟 欽

附 弟 欽

附 弟 欽

附 弟 欽

附 弟 欽

附 弟 欽

續藏書卷之十七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一

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脩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

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

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

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舂容

鬯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

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

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

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二

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

晉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
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
不肯苟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
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
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
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
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
都改嶽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
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
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兒加思
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割腹
裏之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
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
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
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
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
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

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僭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物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

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

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
奸態擣虛批吭兵家輿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
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
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
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
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
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
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
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
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
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
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
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
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
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
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
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

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寇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
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
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
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
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
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
張而無弭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
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
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胷臆之見者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六

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
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
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
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
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迓潛肆邀伏或鈔掠
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
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
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
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

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七

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拯。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

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八

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

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
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
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
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
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
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
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
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
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康陵

茂陵

泰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瑄字廷玉陽曲人
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
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
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
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
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 東宮坐
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
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

周文端公二

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
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
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
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
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
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入
千引粥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
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 上悅公言併
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

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

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申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一

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

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

及授政務守正應變。軌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臣

卷十七

十三



太子太保劉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欲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池西畧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三

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廻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歿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

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士
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
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母論於今人中卽古人
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
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
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䟽其壅可三十里
復䟽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
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
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聖書褒賞入爲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四

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
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
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
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
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
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
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
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糴草家自得告
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

云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

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五

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

歛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

事時左都御史載珊亦以材見知上當常朝坐金

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

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

搗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

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

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

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

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

徬贊決。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

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

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怒。上曰：古亦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六

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師，執之而

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

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

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上曰：衞有月糧，征戍有行

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

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

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

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

天將不得恃其部落彊，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

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䟽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聞麟卒怏怏病歿。上復謂大夏京輔左

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

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之大夏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七

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數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

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

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

營中貴人。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

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

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

恃夙貴耻不肯與選。其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

至卽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上曰吾雖意許之未

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叅上

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

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

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

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

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

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

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

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

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

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

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資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

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

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

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母廷謝恐它人或缺

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不見次日諭大夏

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

也

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吏。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上少而從。左右爲俠游。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十九

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郤。劉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滂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詞大夏家實。

貧始永戍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羸卽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

鄭端簡曰脩 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 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誥責

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 朝廷

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

經濟名臣

卷十七

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 上欣然如公議嘗

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

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 上問何也

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

比曰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

斜封墨勅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

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 上

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 旨釋李夢陽中

外權呼 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

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
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聖主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死
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
釋復職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
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
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
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
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
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上崩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二十一

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
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
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
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
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
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
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
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

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脛，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峰，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二十二

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朝皆動色。白金之鉞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

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效國。
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
卽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覩竊胡。不乃知我公真丈夫。
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祿陵 茂陵 泰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三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上親鞫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四

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霧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矜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愫上曰卿

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
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上語告公泣曰吾不
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公奉
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
酉出窮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祔陵 茂陵
秦陵 康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怪。公年七歲，卽指麾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叅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林瀚、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

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肅、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二十七



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

年卒諱且字勉亦諱對家原居於五縣公丰采

凝肅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嫉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幅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亦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

南陞尚書宋行落尚書以待郎致仕

正濟名臣

卷十七

无



南陞尚書宋行落尚書以待郎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貴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豎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歿出爲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泰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䟽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康陵初卽位

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

上犬馬鷹兔舞唱角觝

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

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

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亟爭閣老又得諸

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䟽以進

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

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

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蘊醢，何補于事。昔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

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入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

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跪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餵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永陵卽位羣臣交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袞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謚議稱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謚忠定

太子太保李文安公

事

茂陵
康陵

秦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
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公爲祭酒垂十年待詔士
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構祭
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
事十二年入吏部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
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
生夤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
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門不報十七年復䟽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
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
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
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贖俸金且議上章直諸
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
左叅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
尚書韓文等爲姦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
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

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相
于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太保謚文安子庭楫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
庭楫弟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于爍亦爲南京
尚書禮部機與爍二世皆爲祭酒爍孜孜不倦教誘
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第煙亦
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爍皆宜謚文庭機
文康爍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
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
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顛奇史史
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
塵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
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
業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
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 秦陵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五

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玉鴻儒
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國子
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
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各者
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
名與宸濠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
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
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溯流欲入
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 康陵南巡益憤憊直

發背卒謚文莊公博聞多識凡 祖宗設政任人及
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
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
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
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第鴻漸亦舉河南
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事 茂陵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懋繇鄉舉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七

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一朝廷卽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矣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陵人物志行於世第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鎬齊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

政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搯手避莫敢暴白公獨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公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蹕厲風發百廢具興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
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閑遠知
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菴集四

都御史王公

事

茂陵

恭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年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編修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鹺淮浙，亡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奉，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旣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峰淪落，以疾告，蒙泉坎珂終身，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李文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瞻談利達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諫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疊辱薦藁，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

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狽鹿魚
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
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
償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名臣

卷十七

四



賞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

償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效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狽鹿魚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後以災異上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十一

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饑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饑至此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調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卽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倉賫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贍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

有說焉。孟子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
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莫億萬年無
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
不爲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
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
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
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致蒙
聖眷，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三

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
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啗陛下
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闕，削矣。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
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
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
先王之政，然且不爲，况萬無是理而有天害也哉。昔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
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

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
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
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
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
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
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
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
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
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三

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獄謫判姚州弘治
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
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
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卽止
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
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
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疏時政言貴州
調官軍軍苦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
王府吉府復增修葺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

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益而又難于脩葺。又居人難充，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葢。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毅皇帝在青宮，上嗣胤未廣。俊

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

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
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
使爲官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
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
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表。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
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
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
越，褒表賢孝，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十五

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
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
福爲枝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倭至約束之，
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
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
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
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
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倭恐爲濠所拮，力辭不

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

徐勣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沙衛殿國
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闔寺國爲無
人也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
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

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
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
刑請擇宗室育官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
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
大臣交忌旨下詰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六

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
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
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
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卽夜使人
範錫爲佛郎機鏡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
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
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卽疏祖宗親儒臣故事乞

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

以布令又言今大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于無名之誅求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冀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 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調勞文華清燕亦不謂熱如 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七

上德 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法立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徧私使內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于內臣親屬者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

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
之弊安可止耶竊揆陛下見近日叅論內臣之多
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
而近日叅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惟大小
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
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
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
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陛下祇見叅論之多而
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四

明之治上不聽案官監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
司俊奏言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
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
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 太祖
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
司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
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
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 祖宗之舊也疏上
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

將扳求內降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 上怒詰責俊
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
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
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
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爲表率一時
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遭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
守仁祭酒魯鐸脩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秦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承勳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詎謀繕壁壘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一纜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卞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八堡墩臺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

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濟隍樹木爲阻固東圍稍寧進
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
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
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
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勳愬公欲并中
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
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
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
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經濟名臣

卷十七

至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
目莫敢何問者公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

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

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

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

攻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隼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闈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公楚人

有名。上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諡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救。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瑞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萃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宴章。法城。益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叅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萃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搜得其衷。乃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搶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
開原孤懸絕域蓋通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蔥東
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
撓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揚鎮兵闢松靖
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畜
鋪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山遼河
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
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三

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 上手書詩
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
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
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
警報旁午承勛晝闕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
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
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
冒後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康陵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
藩臬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
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筭穎敏默識凡天下兵
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徧裨才否一覽悉記無
遺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饑民乘間起爲盜最
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鐃蜀藍駟江西桃源萃林瑪
瑙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
充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四

日益盛封事告變劾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
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
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
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計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
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
便宜行事瓊才之感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
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
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
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

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成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斬護之然多風沙易消改築墻虜既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閤敬借上命括奇貨江南談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閤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

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
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揚
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 詔逮下獄庾
夔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興法得誅二千石以
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
卻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鑿格裴
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
楊虎夔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
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

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
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
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燁如也平居
解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
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
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
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
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鏊跳劉三死於陣於是
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 詔切

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衄隨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勒尼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躡荆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歿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歿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七

保時蜀盜藍廷瑞鄔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毫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逃竄山寨多伏弩箚棘中澤分兵溢出入奪水道度窟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

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事急獨身跳購之卒不獲

還加太子太保虜萬

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

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詔諭還不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自使使詣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盃一盃一求和還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瓊條澤死罪錢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掄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以老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七

遣使約和不得要領力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朱故態何顏立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謀巴思等殺之土魯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永陵卽位尋進按察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下免之凡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

屬齒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
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
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
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
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
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
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
謙爲子可奈之何遂菴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
灰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
受宸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
被劾去又駕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
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
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
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
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書作文人
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

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
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
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卒



或賦而然。然吳語文也。乎。熙和。此。百。與。賢。亦。道。
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
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之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經濟名臣

卷十七

空

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畧去文法李濬太平會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垵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暘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暘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

士公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
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
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泣留
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
州諸郡時華林瑪瑙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
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
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
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
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迺前奮擊賊十餘戰大

經濟名臣

卷十七

空

破之所殺虜迫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參議王泰者忌
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
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盜欲爲不軌公上疏論攻治
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
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
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
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
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
抵家宸濠徧遣克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

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慙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世宗新卽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奎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將畧大爲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續輿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謚端敏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勅余忠孝大節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芑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

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卽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

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上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

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登薦劾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其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主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奈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經濟名臣

卷十七

奎

公名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鉤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鄙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關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經濟名臣。

卷十七

奕

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住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

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飭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
伏漢州平填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
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吳以五千騎馳赴中
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
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
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吳請于彭澤曰山險不
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返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
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吳言賊窘果縛喻老人
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

經濟名臣

卷十七

空

歲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吳招土番爲間
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夥事聞加祿俸一
高珙筠燹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
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
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
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
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千錦衣百戶
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
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名臣

卷十七

奕



出或風兵重其短必類和谷言詩

詩風亦燭平然微夷曰吳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

